

文定集

文定集

文定集卷十三

宋

汪

應

辰

撰

書

論存留田契稅錢與執政書

應辰竊以四川宿兵四十餘年賦斂禁權之利十倍于舊僅能贍給若一有調發橫費百出取之于民則民力已竭告之于朝廷則遠不及事所以自來總領所常須椿積不下千萬餘道蓋以待不虞之備自比歲兩次用師之後椿積錢引所存者纔八百餘萬內添印錢引二

百萬道已準朝廷指揮對減虛額而白契稅錢四百六十餘萬道內以一百四十萬道應副湖廣總領所并支買馬等錢引九十萬道今朝廷指揮又令起五十萬道赴湖廣總領所而餘數發赴左藏南庫送納如此則四川財賦所椿積者止有一百餘萬緩急之際何以枝梧恐非有備無患本固邦寧之義兼錢引既不出界必須措置輕贖只如銀每兩約六道半左右既出峽不得半價又有津運船腳及管押使臣軍兵道路之費然則四川所費失者甚多而朝廷所得者無幾聞總領所已具

申稟伏望鈞慈詳酌將未起田契稅錢特許存留不勝遠方幸甚

乞以見任使臣管押馬綱與宰執書

應辰契勘所在州郡財賦匱乏然而用度之費有不可已者若乃無益于公家而徒以困敝州郡如此之類所當講求而措置也伏見茶馬司令押馬殿侍報殿前司差殿侍闕許權差指揮使使臣紹興七年提舉茶馬李迨奏如遇馬綱擁併闕人管押乞于四路見任兵官或監當官雙員去處時暫抽差使喚是年樞密院行下押

文定集 卷三 二 蔡共武校
馬使臣須承信郎以上人茶馬司申除承節郎以下依
本等支破五人衙官請受外除保義郎以上至大使臣
若竝與支破本等請受顯是多費財用欲只支破五人
衙官請受紹興十二年茶馬司又奏乞本司遇闕押馬
使臣于待闕使臣內時暫差權仍于川路諸州支破驛
券止立十箇月往回程限滿便行住支紹興十八年
戶部勘當茶馬司所申欲將押馬使臣驛券一等支破
七人衙官紹興十九年茶馬司又申乞不差兵官止于
逐路州軍見任監當雙員去處或指使內抽差相兼管

押馬綱朝廷皆從之竊詳法意所以只差殿侍指使等
及雖差保義郎以上而止支破五人衙官請受者蓋欲
省費也後來令差承信郎以上者蓋欲擇其人而使之
也又添支七人衙官請受者蓋欲優其祿而貢之也然
皆于見任或待闕人內差今則每歲所差不下百四五
十員例是無差遣之人或付身不圓而參部不得者或
僞冒而不敢到部者或富有財力經營得一名目假綱
運以商販藉官馬以負載者是以費雖加多祿雖加厚
而不可責以辦事或有虧失雖降官示罰亦不甚以爲

利害也竊謂前此州縣官有常員難以輟那比年以來
添差小大使臣之類布滿中外只成都府自有五十餘
員如此等類皆是累有勞效朝廷所閔恤而優佚之者
履歷旣多則凡事諳練見有差遣則顧藉稍重又有久
在軍中知養馬利害者有雖或以老病揀汰而其筋力
未衰其疾病已愈者有久閑坐食而願得執役且覲推
賞者以四川諸司與六十餘州而欲擇百四五十員押
綱使臣甚易伏望鈞慈詳酌指揮其管押馬綱令于四
川見任使臣去替在一年內者通行選差仍于所任州

郡內支借請受蓋雖不管押馬綱而請受亦不可闕也
若其請受不及七人衙官者然後計所當增給之數行
下元分定州郡貼支如此則旣不敢違背前後累降指
揮又州郡得以省費而管押馬綱之弊亦自此可革矣

小貼子

竊見累降指揮減罷州縣冗員若依今來所乞卽是
四川一歲省百四五十員請給之費又免致未嘗諳
練無所顧藉之徒損壞官馬實爲利便

請免賣寺觀贖剩田書

準行在尚書戶部符準都省批下隆興元年六月十二日敕將福建寺觀元剽撥贖剩之田估價出賣事應辰反復思之參以衆論竊謂此事旣行官中未見其利而百姓先被其害其他州軍事理曲折雖未能盡究且以福州言之庶幾可以槩見今欲以贖剩錢爲準每謂一貫得十貫之直則福州贖剩錢頗管十三萬五千九百三十五貫有奇計當價錢一百三十五萬餘貫竊緣福州依山瀕海地陝民稠風俗窮陋今取會到倚郭侯官閩兩縣其極等戶所謂產錢者不及五貫只如紹興二

十七八年常平司出賣沒官田產福州共估到價錢十五萬七千餘貫可謂不多矣至今首尾六年尚且出賣未盡朝廷旣有賞格州縣官吏孰不樂于趨賞上下督迫非不嚴峻初者減價二分又減三分又減四分非不優饒然終不能及數可見民力之有限也今前者未盡後復繼出借令州縣急于奉行不過如前雖欲嚴立近限而民力不可復加以多少言之其初歲得四五萬貫二三年後所得愈少所謂寺院之田旣已剽撥入官必無責令依舊輸納贖剩錢之理則是歲失十三萬五千有

餘貫之入也又況田之不同其別有到于九等賣之不
售其減至于四分固不可遙估以爲一定之價又不可
堅執以爲不易之令則夫一百三十五萬餘貫者未必
有九十萬之獲也以一年得四五萬貫而所失者十三
萬五千有餘以累年得九十萬貫而所失者不知其幾
千萬此所謂于官中未見其利也向者遣使括責將寺
院所收租課總數豁除口食之外以其餘糧紐計價直
起發卽不曾將田段剽撥今欲出賣必須將逐處田段
各行分撥以其爲存留以其爲出賣事行之初諸縣必

且取責寺僧追集耆保供畫圖帳標立界至今不嚴則
事未必行欲事之行則官員公吏必分散四出監守督
責方能辦集公吏下鄉如虎豹出柙未有不爲民害者
而官員之中其曉事愛民者能復幾人田里之間數月
之內未見黑白而先騷然煩費矣至于田之肥瘠地之
遠近孰爲當留孰爲當賣利害所在其間計囑欺隱何
所不有治之則不可勝誅不治其弊愈甚獄訟自此繁
矣出賣不行必有抑勒而使之承賣者苗稅不辦必有
科配而使之納稅者紛紛擾擾未易具陳使其有益于

官猶須斟酌事體以愛惜百姓爲重況其非有益乎此所謂百姓先被其害也凡此利害皆灼然可見若萬一遂行不過期月之間其弊自見勢亦必須更改第恐民已被害不若辨之于早也伏望鈞慈詳審此事所繫甚重特賜敷奏亟行寢罷以全國家賦入無窮之利以救一方百姓非意之擾實莫大之幸

小貼子

契勘福建一路不舉子之風最甚獨福州爲不然蓋如民家有三男或一人或兩人爲僧者今僧旣無所

得食人亦不樂爲僧民家生子其無田產者恐其無以養之其有田產者恐其不能徧及也則將不能守其故俗矣豈不爲仁政之累契勘諸路出賣度牒惟福建一路爲多蓋歲納贖剩錢又視僧徒之增損爲多寡若田旣出賣則止以見在僧數爲定雖有來者亦無所得食矣如此則誰肯出家度牒之數自此日減矣失官中之利此又其一也

又

某伏覩朝廷委本路漕司將諸寺觀贖剩田產盡行出

賣約可得錢三百萬貫某雖非所預然事之利害灼然可見矧任一路之寄贖剩窠名又隸本司其何敢默輒取其不便者數事言之竊見向者遣使剽撥之時止以寺觀一歲所入計口給糧之外其餘盡謂之贖剩初不曾分田某段給口食某段充贖剩今者出賣旋行紐撥其間高下肥瘠之不同計囑之弊將紛然而起何可勝言此其不便者一也昨常平司賣官田錢數比今寺觀贖剩之數爲甚微猶且六年未能盡鬻至或非理科抑鄰保分外騷擾民衆尚未能辦見今不住據人戶論訴

今所鬻之田其數浩瀚其限迫促又非常平官田之比況閩人至貧家無千緡之積一朝責以三百萬緡將十年且不可得此其不便者二也本路贖剩錢元計三十四萬餘貫自後時有豐稔價有低昂隨年估直已不及元額尙有二十八萬餘貫賣田指揮旣下寺觀更不復耕布自今歲便無二十八萬貫之入贖剩之外所失非一若更如賣常平田累歲之間積而較之何止三百萬緡此其不便者三也昨來所差使者括責口食之時未放行度牒今度牒旣行僧道日增卽不曾添給口食寺

觀亦只于贖剩數內將新蓋舊那融贍給其意猶謂既放行度牒朝夕亦須放免贖剩今既絕望而寺觀元給之數有限其新披度人將顧而之他則免丁錢不可復得此其不便者四也閩中地狹民稠常產有限生齒既滋家有三丁率一人或二人捨俗入寺觀所以近來出賣度牒本路比之他處率先辦集今寺觀窮寂觀者愁歎誰肯鄉道自是度剩必難發脫免丁錢亦復隨失此其所以不便者五也數事之外在州郡則有實封助軍大禮經總制鹽錢之額歲計既不可闕將取之于民則

焦熬之態益甚今日應辰區區管見以謂朝廷不若明降指揮特免寺觀出賣贖剩田產多降度牒均之八郡姑以二千道計之爲錢六十萬緡兼不失二十八萬贖剩數遂成九十萬緡又添二千人免丁錢比之鬻田累年不能盡其暗有所失不可勝計利害明白伏望朝廷早賜詳酌施行

請免豫借坊場錢與宰執書

竊見朝廷以用度不足豫借坊場一界錢此誠有不得已者豪右之家平居無事坐收厚利自當佐公止之急

況本是合納之物特取之有先後爾此不爲過當其如坊場未必皆是豪右有借產以充抵當者有貸錢以爲本柄者有見敗闕無人承買而尙于其人名下理索者有已逃移而令鄰坊均抱者兼又有新舊界交加而爭訟未絕與決未定者有界未滿而不願接續者如此等類未易槩舉正當分別輕重隨事措置庶幾有不得已之中猶不至于已甚今若但似坊場例皆拘借則貧羸之民無所從出徒費刑罰而官司坊場益以敗落自此人以買撲爲戒誰敢就者其所損失又不知幾何竊謂

此令之出將及兩月州縣奉行急于星火其有力之家何苦以身受微纏箠楚必無不納之理至今而猶不納必其所無從出者若朝廷明降指揮其已納者日下起發其未納者更不拘借只是遲以歲月又非捐以予民其于寬民力省刑禁爲利甚博萬一未能如此卽乞檢會紹興四年浙東提刑明橐申請畫降指揮更加詳酌早賜行下仍乞令州縣以今降指揮多出文榜曉諭民戶使猾吏不得夤緣賣弄而民戶亦速被實惠所有紹興四年指揮具錄在前伏乞鈞察

乞免解發鐵錢赴兩淮書

竊見近降指揮四川總領所于見管鑄到紹興鐵錢內起一百萬赴淮東西總領所納應副行使者兩淮曲折雖不能盡知難以遙度惟是四川見今行使錢引全藉見錢爲之秤提民間方通貿易自天聖間官置交子務之後禁民私造每界印一百二十五萬六千有奇三年一界當滿則以新換舊至熙寧五年已兼放新舊兩界又自紹聖崇觀以來至于今日節次增印通兩界共四千三百餘萬道而鼓鑄鐵錢場監惟嘉邛利三州又以

工役薪炭錫鐵所費不貲不能常鑄其于秤提校之所印錢引百無一二今錢引日增見錢日削則官司給納民間貿易合零湊數何以相濟蓋八九百之直須假錢引或四五百之數必以見錢儻見錢日削貿易不成恐雖有錢引民不能用是錢引之法自此壞矣錢引權衡爲四川之司命國家所以養贍軍兵所以養民視之他路尤重況鑄到紹興錢見管實數聞亦不多目今收拾已自費力并鐵錢好肉礦肥搬運積壓損敗爲甚移之兩淮未必可以行使欲乞詳酌指揮行下四川總領所

文定集 卷三 曾煥校
除已起發外自餘蠲免之

論王歷不當與致仕恩澤書

契勘尚書吏部準都省付下撫州奏故右朝奉郎致仕王歷家陳乞致仕恩澤者竊見紹興十五年劉昉知潭州兼湖南路安撫王歷係宰相妻弟爲安撫司幹辦公事昉藉王歷爲重鑿空撰造迎合欺罔稱是遣王歷入蠻洞中說諭徭人退還所侵省地昉進職再任歷特改京官其實竝不曾得尺寸之土而徭人自此非時出沒恣意作過全永邵武岡界內常有劫掠屠戮之禍巡檢

縣尉或行追捕昉欲實其欺罔之說反以巡尉爲生事或對移或取勘居民惴惴不保朝夕監司郡守亦共觀望不敢理會八九年間凡近邊稍有家業無不被害百姓不堪其苦詣行在下狀朝廷始差鄂州統制官李道前去措置大軍入洞討蕩方得平靜論功推賞約計四千餘人其四郡民戶被害以至興師勞費蠻徭悉被剿戮皆緣本路帥臣欺罔朝廷冒濫官職之故今來雖不復追治豈可使王歷尙以當時所改轉積累之官更與致仕恩澤伏望朝廷特賜詳酌施行

文定集 卷三 三 察共武校
論趙繡之詐欺受差遣與宰執書

伏見成都府準尚書吏部符謹備錄在前伏乞鈞照契勘得符內稱轉運司差趙繡之錢引務差遣及成都府放令本人錢引務供職不當令究治依條施行然轉運司所以差注者蓋趙繡之見有差遣待闕卻作無差遣參選以罔官司也成都府所以放行者以轉運司牒令就權也行遣不審兩者固有罪矣而趙繡之乃是以詐欺受差遣請俸給之人豈得卻置而不問又符內云會到差注窠稱卽無趙繡之添差錢引文字到部契勘轉

運司係乾道元年八月初九日差注稱已申尚書吏部今來吏部符係乾道三年正月初七日行下豈有將及一年半而申狀尙不到部之理若非道路遺墜則必有計會藏匿以掩其詐欺之罪者此亦所當問也遠方官吏反覆冒妄事已發露明白而略不誰何動輒如志利之所在孰不欲效其所爲此所以其事雖甚微細而不敢不申稟也伏望鈞慈特賜詳酌指揮

小貼子

契勘四川轉運司依紹興二十八年指揮每季差使

臣一員齎定差文字赴部仍開委所定差窠闕職位
姓名申尚書省其趙繡之定差文字豈得獨不到部
伏乞鈞照

與楊總領論虛額書

伏蒙垂示三百萬道錢引曲折去冬兩司申朝廷欲添
印以足二百萬之數以爲存而未用于錢引亦不相妨
近總領所示及除放文字鄙意尚有未達者蓋頃年權
住催理五十二萬餘數及覈實鹽酒增羨錢七十萬餘數朝廷
多訴所增非實又不到庫錢此三項恐須在虛額之外卻看實

所除放若干如三百萬道錢引未知如何取撥對補前
日已具此因依回牒矣竊謂若除放有定論則三百萬
道錢引或用或否在總領所審訂如何爾自當從長也
趙總領初議欲以三百萬道爲十年計仍以移屯軍馬
所省之費貼補對減且云若自此邊事寧靜亦可足用
更看十年後如何然亦以謂此外錢引不可添印也若
如趙卿之說似于引法無害又未知曲折果如何區區
雖甚欲早定而又于所未達者不敢不盡也所以尚此
待報伏冀台照

又

淳蒙誨諭不勝悚荷虛額錢其間如權住催理不到庫及鹽酒增剩之類正欲如今來所示既見此等數目明白則所合除放之數始得其實矣除此三項外今減實到庫錢二十二萬四千八百餘道財賦曲折固不盡知減放過多或恐難繼豈敢不念慮及此但元降指揮令盡行除放如用度不足卽于添印錢引三百萬道通融取撥補用則朝廷之意似不止此前來趙卿議欲以移屯軍馬所省對減而以添印錢引作十年對補但其所

減者未必皆實所以久無定論只添印錢引一項如趙卿之說亦歲可減三十萬道于總領所財賦似不妨闕此外既不續印亦于引法無害方州縣田里煎熬之時且稍與寬減十年亦足救目前之急過此以往更看事勢如何鹽酒增剩錢欲作一名件棄了使後人不復取仰見恤民慮遠之意但朝廷指揮已令更不施行若總領所直與棄之既應得朝旨亦自無他日復取之慮不必藉以爲虛額也竊見諸郡往往言所增剩非實大抵皆出于所差官觀望之意縱使實有法當以增補虧不

得出一州之數亦當爲敗闕之備也

請免追海船修船神福等錢狀

契勘福建路沿海州軍自紹興二十九年至三十二年
起發當番海船其一行船主梢手等日食起發錢米犒
設修船艙板神福等錢依元降指揮竝于經總制寺觀
贖剩錢常平義倉內支破旣明有指揮又已成久例近
準戶郡行下內修船錢平鋪艙板錢神福錢不許支破
令逐州撥還目今州郡所在闕乏別無餘剩錢可以那
撥不免卻于船主之家追錢還官與而卻取不惟失信

又船戶遠役其家別無優恤更令追取已請用過之錢
尤于人情不順除已具公狀申稟外欲望鈞慈詳酌指
揮施行伏取鈞旨

薦李燾與宰執書

應辰伏見左朝散郎前潼川府路轉運判官李燾篤志
學問無他外慕安貧守分不妄取予凡經傳歷代史書
以至本朝典故皆究極本末參攷異同歸于至當隨事
論著成書不一皆可以傳信垂後而又通曉世務明習
法令守郡將漕績效顯著前此朝廷嘗降召命而燾偶

在憂服之中今者從吉在卽所有元降省劄四川制置
司已繳納尚書省外應辰不敢僭易輒有論薦又恐鈞
慈欲知其人謹此上稟伏乞鈞照

列薦何耕于輓程价與宰執書

應辰竊以蜀在一隅士之有爲有守者往往無以自達
于朝廷輒慕古人報國之義敢舉其所知以備采擇謹
具下項

一左承議郎充成都府路轉運司幹辦公事何耕早歲
類試爲四川多士之冠旣而涵養益厚蘊積日富文詞

敏健議論詳明皆可以施用于世隨牒遠方恬靜自守
勤于職事練達精審

一奉議郎知成都府華陽縣主管學事勸農公事于輓
明敏疏通剖決無滯廉直公平久而如一豪強退聽胥
吏慙服

一右通直郎前簽書資州判官廳公事程价篤志爲善
當官不苟汲汲于便民利物之事如恐不及凡所措畫
皆有條理使之疏決逋滯拊循凋瘵必能稱職右謹具
呈欲望鈞慈詳酌隨其器能特與堂除差遣以示朝廷

甄擢人才察見幽隱之意亦以爲遠方士人之勸伏候
鈞旨

契勘應辰嘗舉何耕充文詞典雅科又以于輓治狀
顯著聞奏近又以于輓程价姓名具劄子上稟今來
所與本路監司列薦蓋是出于公論不約而同所以
不避再三之瀆伏乞鈞照

薦于輓程价充成都通判與宰執書

應辰伏見左奉議郎知成都府華陽縣于輓明敏公正
強立有守比者聖旨指揮令監司守臣保明知縣縣令

治狀顯著者應辰嘗以于輓治狀聞奏乞賜檢照又伏
見右通直郎前簽書資州判官廳公事程价氣識堅明
思慮沈密奉公如己見義必爲頃知蜀州江津縣革弊
撥煩不擾而辦繼任資州簽判兼權州事去諸邑積年
橫賦補常平累政虧損戢暴禁姦皆有條理

契勘成都府通判任俊臣準敕差知涪州又差下賈
仲鏐已物故成都大藩事務繁劇伏望鈞慈于于輓
程价兩人中差一員通判成都府填任俊臣闕所貴
得人協濟職事

契勘于輓今任已過滿所有賈仲鏐身故成都府已具申尚書省及吏部皆乞鈞照

薦鮮于侃任俊臣充守與執政書

應辰伏見眉州漢州涪州守臣皆見闕民政財賦所繫非輕又知劔州賈价在任四年未得代蓋東南士人往往重于入蜀而蜀中仕宦者又以僻在疎遠無由自通于朝廷應辰敢輒舉所知仰備采擇更乞鈞慈詳酌施行謹具下項

一右承議郎知資州鮮于侃聰察敏健喜于立事淹歷

世務所至有聲今知福州王端明頃在蜀中每任以事而侃于辦事中不爲暴刻如根刷契稅合得食錢侃一切不受王端明嘗以四科薦又舉可任監司郡守近以避本路帥臣親嫌陳乞宮祠

一右朝奉郎成都府通判任俊臣名臣之後好學有立忠信潔廉表裏如一詳練世務盡心職事可以爲循良之吏右謹具呈伏候鈞旨

薦楊概充成都教官與宰執書

應辰竊見左承議郎前邛州教授楊概學問該博知所

去取議論詳明皆可施用端亮有守不爲苟合凡四任蜀中教官士論重之欲望鈞慈于成都兩教官內以一闕處之非獨遠方人才以蒙朝廷收錄爲重亦使多士之地得所矜式不勝幸甚

與宰執書

今具申稟事件下項一應辰恭奉御劄以蜀中闕雨儻爲旱甚當作如何救濟令應辰詳具聞奏應辰除已遵稟具奏外皆是的實利害不敢有所不盡伏望鈞慈特賜詳酌施行如或給降度牒卽乞于急遞中先次行下

所委付官司照會庶幾度牒未到之間可以那移措置不致失事一伏見夔路最爲荒瘠官司多方撫卹今來轉運判周升亨已致仕應辰輒以知果州趙不拙治狀奏聞伏乞鈞慈更賜裁酌右謹具呈伏候鈞旨

與邵提舉書

契勘催科戶長最爲難事尋常人戶當差役之際不問當否例須詞訴比及本州行下屬縣往復取會迂回留滯州縣人吏得以夤緣賣弄尤爲百姓之害某自到任以來立式行下諸縣各具都保人戶物力丁口役次置

簿申納每遇人戶爭論差役皆令當廳檢閱如所差已
 當人自無詞卽令責認如所差人委是不當卽追斷縣
 吏改正以此稍革賣弄之弊今者使車按臨正當夏稅
 催科之初竊料所差戶長須有論訴僥倖脫免如事屬
 所至之縣取索案籍高明洞照頃刻可了萬一事在他
 縣欲望台慈只送本州以憑逐一契勘回申庶免往復
 取會更乞詳酌施行

文定集卷十三

文定集卷十四

書

與周參政

宋

汪

應

辰

撰

奔走州縣竊見百姓之凋敝官司之匱乏未有甚于今
 日者也誅求督迫方且源源而下其勢不能復堪將有
 未易言者近戶部行下以今歲下半年賦限七月內令
 以其他名色先次兌那起發一半此誠國用窘急有不
 得已者今州郡數米而炊朝不謀夕豈復有贏餘以相

通乎如去年大赦堂給所在紛紛有執持郡守有毆繫曹掾者若州郡廳有餘積肯使之至此今迫于期會州既無有必責之縣縣必責之百姓不過科率以取足而貪殘者又夤緣以濟其姦竊謂此本是戶部合得財賦其遲速止數月之間而百姓利害便有死生禍福之分敢望參政校量得失之多寡力救此事以蘇民力所以消患于未形者非小補也昔漢高祖征伐于外而蕭何鎮撫百姓給餽餉于內孫權與周瑜謀拒曹操而曰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都辦自古用兵未有本不先固而

望得于僥倖食不先備而責辦于倉猝者仰恃知照之厚僭易及此知罪

又

自上饒登舟歷四月餘始抵萬州去成都尚一千二百里艱險萬狀幸而無他已于閏月十五日境上交印俟到成都別具啓狀敵情無厭仰貽宵旰之慮詔旨屢下孰不感動西和州兩捷敵卽引遁似聞京西亦然要皆非大軍雖或間有出沒諸將捍禦甚嚴可以無患第不知淮上如何竊見前此用兵朝廷與諸將意向情狀初

不相通各行其志是以每相牴牾經畫西事令邊臣具
攻守二策而稟命于上此其類也所謂不從中覆者蓋
臨機應變難以遙制若乃攻守大計豈當初無定論乎
至于說者不一未免有利害之私勇怯之異惟平心虛
己無所係累顧望者乃可以灼見實理而斷之以至當
此中外所望于門下也疎拙無取誤蒙委寄之重事之
所當料理者非一尚須續具陳稟萬里之外所恃者參
政知照素厚庶幾得伸其區區耳若坐視病敝拘文牽
俗苟且歲月爲自營計則可恐非朝廷所以使令之意

也王之奇者才行俱備頃京西制置司差權光化軍措
畫備禦數月間井井有條理已具奏乞以準備差遣處
之伏望鈞慈特從所請幸甚

與吏部陳侍郎

朱元晦在建安相遇問學材識足爲遠器亦招其來此
帥司準備差遣傳鉷者信州人沿檄歸鄉不復爲來此
計近相見云明年正月卽乞休致蓋其家富厚明年卽
七十也傳雖差下替人輒欲俟其投下文字作非次闕
申乞辟差元晦敢望同凌丈見宰執言之如許得的確

方敢申上也與宰執書亦云其詳託吏部兩侍郎矣切乞留念仍示報曲折幸甚王龜齡胡邦衡劉賓之相繼造朝當有卓絕切至之論也

又

某乃者拜狀伏蒙鈞慈賜以報答感荷無量示諭悉已遵稟朱迪功熹進修日新殊未可量也不知朝廷有以處之否呂奉議大倫貧甚閒廢之久士論惜之如主筭財用若期月之闕亦可待也此外如郡倅近闕無不可者敢望鈞慈特賜矜念前此鼎州甚得士民之譽凌侍

郎能言之併乞垂察

與宰執

比者輒具啓狀候問門下庶幾下情得以上達歲晚寒冽恭惟論道餘暇天神交相鈞候動止萬福仰恃平日蒙被知遇之厚敢以私懇冒瀆鈞聽某家世農業其爲生之具甚微類皆耕而後食織而後衣者也一鄉之內版籍所載未嘗有以官爲戶者至某始得一官其區區之心非特以仰事俯育而已兄弟宗族若內若外所欲以相收相恤者非一皆其義所當爲者而某自從仕來

其閒居者至于十餘年其遠適者至于二三千里間者
出守婺州才數月爾藥傷補敗百未一二而大禍仍之
屏伏墳墓艱窘萬狀支綴喘息僅至今日大抵二十五
年間所望以相收相卹者其貧者日以困壯者日以老
老者往往物故僅有存者每念至此若鍼刺之在肺腑
重以逋責之未解而有過時之負婚嫁之未辦而有不
及時之憂此皆寢食所不遑安者如蒙鈞慈裁賜一外
任合入差遣使得黽勉職事上以補報萬一而下以遂
其私計之如前所陳者不勝幸願昔唐杜牧以私計迫

蹙求爲刺史以爲甚于墜井者求出執熱者願濯且其
言曰爲刺史則一家骨肉四處皆泰爲京官則四處皆
困某事勢正亦類此干犯威重無任惶懼俟命之至

與趙總領

竊聞調夫饋餉恐或漸及內郡想亦非得已者不知近
日邊報如何敵人有通和之意理自可信但須待朝廷
議定爾若免調發幸甚使司必知其詳敢望示報近有
論此事者謹錄其要切之語上呈恐或有可取也鬻爵
今四年前此使司約束不得抑勒科敷今州縣乃欲一

巨趣辦官吏曉事者少散遣弓手雜職輩徧滿村落凡稍有生業者例皆逮繫重以箠楚未必有所濟徒爲胥吏輩膏澤之地耳累有來投牒者皆未敢盡行或謂若請于朝易以度牒則不待科敷而可辦不過遲數日耳未知使司利害如何頃在福唐嘗乞以所降將仕郎綾紙易牒朝廷不惜也偶有所見不敢自外率易言之尙冀台照

又

比者輒以傳聞臆度之言轉達台聽孔子所謂道聽塗

說與夫未見顏色而言者蓋方寸怵迫不暇顧慮且恃盛德雅量憂民之憂必有以照其不得已也伏辱誨翰委曲開諭豈勝悚荷蜀道運糧自古難之以漢武帝之威令而發巴蜀萬人轉粟民至驚恐逃亡以諸葛武侯之才畧閉關息民訓農積粟治斜谷邸閣作木牛流馬可謂謀無遺諍矣然每出師輒有乏絕之患亦可見也今幸敵騎引退民得休息至于長慮卻顧爲經久之計此誠不可忽者第反復思之諸葛武侯軍所從出先有定計然後移粟以就之然猶不能善其後今乃因敵應

變其來不測而欲多方以備之其難愈甚矣實未知所以爲策也

與張魏公

違去門下積有年所拳拳此心惟是與天下之人朝夕瞻仰方時艱難大旱之霖雨未足以喻伏承詔書起鎮建康朝野交慶宗社增重恭惟下車開府百神扶相鈞候萬福大駕巡幸相公去國之久愛君之切今茲進見之際誠意感動精神聚會厥孚交如所以開天下之福實在于此會逢其適殆有不偶然者伏乞順時倍保鈞

重以對揚休命主上聖德日新今者僕射相公從容啓沃但言聽計從有以仰答天意則陟降左右孰非機會不勝區區仰望門下之誠敢此布稟心之精微蓋有言不可及者伏乞鈞察

又

僕射相公居守筦鑰而朝廷隱然增九鼎之重方衆情危疑疫癘繼作鎮撫綏靖中外蒙益茲者主上顧憂兩淮付以經畫詔旨一下輿論交慶伏蒙乖諭敵人曲折仰見憂時憫世之志如周公之夜以繼日坐以待旦也

竊謂方今國用空虛百姓窮困將無功而已驕兵未戰而已敝正當恐懼修省以內修政事之時誠能果斷力行積累其政則期月三年之效固亦未晚今者相公節制江淮外治與矣仰惟威譽德望足以振士氣安人心其于更革宿弊興建奇策人既信服事半功倍庶幾愛養根本保固藩籬卓然有不可勝之備天下幸甚惟是任事之難自古所歎如種蠡蕭曹表裏相應然後無一可恨至于進取之舉又須量力相時見可而動乃能仰承天意昔者相公當國淮西叛兵蓋亦淺事舉朝謹譁

前功盡廢蓋旣未信而又莫助也今日居外尤非昔比事體勢力又不同矣諸葛武侯所論六事大槩謂兵不可不用而成敗則不可必意恐不察者以舉事一不當而輕沮大計故丁寧委曲以曉譬之以武侯得政之專而念慮及此蓋多懼矣頃讀蜀史竊有此論今蒙相公指示故敢忘其僭易輒復上稟未知淺陋之見果能得古人之意否竊祿無補求去未獲而諸公以戶部繁劇猥使承乏材力短拙朝夕愧恐惟民勞財匱與所以致弊之由不敢不爲聖主言之他未知計之所出也相公

矜念致厚有以教督其愚甚幸未卽前侍伏乞倍保清重對揚休命以爲宗社之慶

又

仰惟僕射相公以盛德碩望鎮撫內外民心旣安士氣復振天下幸甚至于克勤小物夜以繼日竊謂宜有所減省以怡神養壽此非獨門下士之私情也敵人變態不常相公長慮遠畫出于萬全方且厚固吾圉爲不可勝之備或傳諸將頗欲乘間伺便時有侵略竊恐無益于今日之大計不足爲也東晉之末微弱甚矣猶能近

取兗青司豫之地然而果何益哉傳聞之言亦未必然相公必有以裁之特恐萬一有之故僭易上稟伏乞鈞照

又

迺者都下參候蒙與進之意益厚惟綿薄學力不彊無能仰稱萬一至于內自愧恐而求所以稱者不敢以頃刻怠也八月之初得請去國奔走道路十月末始到福唐苟無疾苦皆庇貺所及相公去此雖久而斯民愛慕未嘗少替惟相公所以致此者敢不黽勉求之以無負

平日教誨之重更望時賜警策使得奉以周旋也無由前侍伏乞倍護風采對揚休命以爲宗社之慶

與張敬夫

伏承僕射相公再正台席宗社之福中外交慶昔呂正獻當國伊川先生以爲原明之助爲多此亦今日善類所望于敬夫也輒有一事雖已稟知丞相尚有未盡廣西之寇久未平定蓋所以致寇者非一也說者以爲百姓凋弊日甚而官吏貪殘無已連年荒歉餓殍滿路而州縣不肯檢放租稅官兵俸給數月不支而帥守監司

爭獻羨餘其他政事大抵類此百姓罄罄無所控訴以爲良民則坐而待死爲賊則生此民之所以從賊也屠將官高居弁執郡守劉長福破高雷化三州此其顯然可見者而我之所遣旣非良將又非精兵糧又不給官司行移賊皆前知而我初不知賊之動息賊酣飫酒肉而官軍嘗有飢色所以每出輒敗至于死事之後無銖兩之報人皆以爲戰則死退則生此官之所以不能制賊也傳聞之言如此未知朝廷所聞如何或謂州縣兵將更相蒙蔽帥守監司未必盡知一路之詳其所知者

又不盡以告于朝廷也今若不究其病弊更張而一洗之則其患豈特如前而已哉近除何直閣知靜江自此遠方利害之實必能盡以告于朝廷矣何帥之意欲乞朝廷差官兵三千人仍領將官之可委者蓋欲示以聲勢使賊有所畏庶幾可以撫定又須應副錢糧如度牒官告之類無窮也廣西見闕一漕若得鍾世明爲之可以協濟又須明降指揮以寇盜未息促其之官非獨得免稽滯又足示中外以用之之意也帥司舊有參議官近年不除欲得新知峽州呂令問爲之若朝廷徑除固

幸不然當有所請矣望一一稟知丞相也昔儂智高叛初遣楊畋曹修再遣孫沔余靖皆無功至狄青出乃克人皆以爲討賊非書生事而劉原父獨以爲前此諸人皆有所牽制及青之出僚屬得自辟除官吏得自廢置財賦得自移用將士得自誅賞此其所以成功也況今日事體種種皆非昔比若朝廷不留意假借責任則雖有能者亦無所施其巧矣

與漢州張知郡

伏蒙頒示先天之書探索隱奧會歸于一見所未見幸

文定集 卷四 一異舒帷校
甚不可言昔之學者或流于術數或溺于虛無此書之
傳使人知聖人之道皆吾性分日用之事其所以覺後
覺多矣且聞吏牘滿前高明洞照窅竇立解莫不中者
蓋法如是故非彊爲也所治者大當又有不可量者矣
頃蒙示諭殊荷忠告之意凡蜀中事之稍大者皆已縷
悉具奏尙未見行下邊上似稍寧息近聞金使來聘也
諸有可以振其不逮願聞之

與待制張提宮舍人

承乏如昨第居民頗苦疾疫竭力救療幸亦少定渠流

通快勝于去年農事可以及時也忽得金字牌令制置
司抽差四路廂禁軍二千五百人與吳侯正兵相兼使
喚可以免差募篙梢之擾回奏已條陳其不可未知有
能益否要之諸公一切受成而異論雜出一東一西但
只民被其害無時而已耳家兄在諫省僅月餘乞出得
江西漕今當到官矣林安宅大諫王伯庠副端告詞有
若乃矯激以沽名輕躁以觸機使聽者難于從違非國
家之福之語蓋有所指也林王業皆求去曾懷自度支
郎中除權戶侍其他縷縷非紙上可究元章未聞來期

龜齡書云欲力請奉祠未知能如意否

與王宰

比因還介草率上狀茲者洊辱書誨不勝慰荷仲夏暑
雨恭惟王事多暇明神叶相尊候萬福竊祿無補日以
愧懼不足爲故人道也武陵官況嘗益有可樂凌丈舍
人遽易地未知後來如何示諭敢不在念第諸公皆非
相識俟有可告語者謹一不忘也其他委令亦幸勿外
困于人事無少暇隙姑此布敘殊不逮意惟冀順時保
重前迓休寵

與呂逢吉

呂與叔中庸解聖人有所不知聖人有所不能乃云用
者顯著而易知不用者微密而難知此謂費而隱易知
者易能難知者難能蓋易知易能者常道也難知難能
者至道也知音者瞽矇之所及知味者饔人之所及及
其至也雖以聖人之知音知味不如師曠易牙之精此
聖人有所不知也如此乃是師曠易牙能造乎至道而
聖人反不如也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之心呼蹴而與
之行道之人皆不屑及其至也充不忍人之心充無受

爾汝之實則博施濟衆堯舜猶病君子之道四孔子自謂未能此聖人有所不能也聖人有所不知語小者也有所不能語大者也引證之意與前有所不知之說兩不相干中庸之說一也前以爲語小後以爲語大不知何所見而云此一章灼然可疑不知與叔何故乃如此說未知左右本亦然否旣云易知者易能難知者難能則易知者卽易能之事難知者卽難能之事又豈當以知爲小以能爲大乎竊恐非與叔之言也

又

婺卒至伏領賜墨存拊勤勤伏讀再三仰頤至意蓋不知應辰之不可教將期之使勉焉于斯道者也內省涼薄不可大受徒知感服而已惟其平日所聞于師與夫今日茫茫岐路未知適從者敢因是取正于門下伏惟幸察昔人嘗謂能碎千金之璧或失聲于破釜能搏猛虎或變色于蜂蠆蓋未聞道之心照物不澈是以若是不一也士方平時勉強爲善何所不可至于事有出吾念慮之所不及者其不失聲而變色幾希矣每念至此若芒刺之在胸臆間居常惴惴栗栗猶救過之不給況

敢語其他耶頃嘗以是請問子韶先生先生曰學莫先乎致知古之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以明明德于天下則本于格物自充實之美輝光之大大而化之以至于聖而不可知則本于有諸己之信存其心養其性以事天則本于知性誠其身以悅乎親以信乎友以獲乎上而治其民則本于明善且不先知之亦何以行之哉世所謂善從而善之從而行之雖能終其身焉謂之彊學力行則有之而非道也是故好學近乎知而非知也力行近乎仁而非仁也知恥近乎勇而非勇也三者固

善矣然使其行矣而不察習矣而不著由之而不知其道則亦衆人耳矣惟卽吾所學所履而求之而後知夫仁之爲仁知之爲知勇之爲勇則知所以修身所以治人所以事天矣然而孟子曰勿忘也勿助長也忘焉者是不知道之可求忽焉而不之省也助長焉者是急于求道而陷于私意也一有私意與道二矣是故私意之患與忘道同汝輩于求道之際宜以自儆也信師之說循而求之二年于今所恨雖有此志未能顛沛造次必于是也不知何以免二者之病得一意于斯道乎夫勿

忘是也欲勿忘也而求之常近于助長二者之間將何以處之宮使舍人誤相期待有意篤之使有成雖知不稱不敢不勉願推日用之餘明賜指示以開未悟請得以從事焉困蒙遠實獨學寡聞古人以爲懼況于應辰乎瞻望席下以日爲歲急于有聞不暇面見而請焉吐露本末不覺怵怵仰溷台聽豈勝悚悚

慰魏邦傑

某頓首再拜恭以先丈承事襟抱疏闊不以膜外易所以自樂者天旣畀之賢子矣況平時飲啖步武往往少

年所不能及謂且百年以享榮養以爲世之修德者勸豈意遽止于此聞者皆爲之驚嘆而交游聞之重以痛惜而不能已也伏惟孝心純至當此荼毒攀慕哭踊何以堪勝奈何奈何惟先丈之令德而有邦傑之賢以爲之子有呂丈名德之重而實爲之志其墓此三者皆足以不朽矣更冀痛自節抑思夫往者之所以不朽在我也不以無益而傷生此實朋遊之至望初聞欲歸葬于常山意得面慰繼聞俯徇邦人戀戀之情遂輟初議日念以尺書道區區雖每與侍郎通問不敢以此等事煩

文定集 卷十四
之恐其有所忌諱他又無便遂至今日殊用愧悚錢五
手陌漫致奠儀菲薄之甚併冀垂察比聞已遂襄奉不
知得地何所吉人所歸宜不偶然寓居復在何地區區
不勝懷念呂舍人丈遽棄斯世豈勝云亡之痛想左右
雖在哀疚中其悲悼之情亦有不能已者已就信州城
北十里卜葬諸孤謀往婺州依其二叔父不知曾通問
否先丈埋銘乃其絕筆矣儻已刻成因便願求一本且
恕干聒也匆遽具疏不盡萬一

文定集卷十四

文定集卷十五

宋 汪 應 辰 撰
書

與朱元晦

近建安附示手誨慰荷無量當暑恭惟尊候萬福某碌
碌于此日益愧負思見君子且謀所以當如何者此心
往來如飢如渴近事復益可慮雖在疏遠豈能弭忘張
真甫爲德不竟然此君實有區區之心孔子稱管仲有
仁之功若真甫之功實近之示諭當以爲戒誠是也羅

丈語錄得之甚幸尚有可疑者謹具別紙他日龜山集
 刻板併以諸家語錄附之不必送延平也羅丈語錄中
 有可疑者不居其聖與得無所得形色天性與色即是
 空恐難作一類語看有事君人者一章頃嘗問王丈信
 伯有次第否王丈云前兩句有次第後兩句難分又問
 同是一章若如此說則語脈不貫穿王丈云恐如信善
 美須有次第至于大也聖也神也豈可分優劣正與事
 君人者一章相似神廟時富公嘗薦荆公為翰林學士
 韓魏公不聽按神廟時韓富未嘗同朝也原註韓魏公
罷相荆公乃

名荆公曰絳之相非維意

原註熙寧七年韓子華
再相八年荆公再相謝為

人誠實但聰悟不及先生

原註嘗見胡明仲說明道以
上蔡太俊敏常抑之玩物喪

志之驩兜共工事

原註驩兜薦共工事偶見于堯典崇
山之放恐未必為薦共工也荆公止

道不足以任之故有典與不足以治之故有刑原註

此語如何原註此恐未
足以言舜煮海之事誠非獲

已令益寬所入益微然更當思所以救之折張之政固

為未遠然今日事勢豈可同年而語自葉左丞作帥盡

以郤中財賦之餘獻諸朝今為歲額而帥司諸色糜費

昔取之郡者皆帥司自辦又立定寺院納官之額蓋不

如此則不能有餘以爲獻也既而拘定寬剩錢

原註鍾世明所

爲寺院益以窮蹙所立之額又不能如數矣而朝廷發

下養老軍員揀汰使臣軍員動以十百皆昔所無者近年以來方有事于征討召募調發敷買打造之類符移日至殆不勝其應接也若窮而不變未知竟如何耳

又

某所欲言者甚多初謂秋涼或可再得承教今遂未可卜也殊以悵仰諫省二公論龍大淵曾覲未報間却各除知閣仍兼舊職金給事周舍人相繼論其不可中批

語甚峻二人皆待罪有旨無罪可待劉諫除工侍而張真甫以待制知會稽真甫陳義甚力引富韓公司馬溫公辭副樞事未知能必行其志否郎官李君樸林栗緣禁中點檢小使臣升陟狀而二人所薦乃雜流批出詰問既而各展磨勘蓋上于細務一一省覽如此也

又

見報有旨引見而未報登對之日竊計誠心正論從容獻納所以開寤上意者多矣信來倘得聞一二良幸李愿中先生十月半間見訪館于眉壽堂方說話間忽覺

欲仆急扶之間其無所苦否則曰無事無事尋卽不省人事昇之就榻則已蛻矣後事皆親爲料理似可無悔建安簿已扶護歸鄉想聞之必增惻楚也

又

蒙以延平先生銘文見屬自顧不腆何足以發明道學之懿所幸元晦論次皆已詳備庶幾有所證爾福唐久旱奔走祈請殊未霑足朝夕凜凜不知所措奈何奈何有以教督良幸魏公再往淮上其意必有不可得而聞者第合堂同席一東一西不知如此做得否令人念念

不已竊聞元晦他日必再到延平倘因而下顧莫大之幸

又

見許下顧朝夕以冀下旬卽遣人往也溫公答明道帖論橫渠謚事欲附見于龜山集中切望錄示魏公與水軍統制魏尚復官言者以爲不可乃止遣王錢兩侍郎撫諭兩淮仍措置他無所聞

又

兵級共七人謹遣聽使令自此數日以待來臨王龍二

使還自盱眙力言淮上無備士心不固所以遣宣諭更
戍兵又督府方治淮東總領司事而洪總領入對復言
督府之失所以令總領每半歲或一歲入奏魏公必以
罪去但未知輕重如何耳

又

某舟行至安仁而聞魏公八月二十八日薨背于餘干
雖道路之人亦相與咨嗟痛惜也前者之約孰謂事乃
至此耶

又

某到闕下畱旬日兩得入對第訓諭所及責任甚重殊
未知所稱塞耳元晦奉祠之請亦嘗言之丞相問甚詳
其意甚遲疑且云如此是棄賢也張建安之行初者堂
白皆欣然許可適有減罷員闕指揮諸公以令行之初
殊難之遂已此外有幹辦公事兩闕見任人皆堂除臨
行乞從本司辟差亦既得請但闕在一年之後又未知
肯俯就否行止非人所能良以自嘆也敵遣使請和朝
廷亦欲報之聞海泗皆已撤戍矣自此須稍休息但未
知何以善後耳陳丞相判紹興比弋陽相見足疾如故

若出則須過關也

又

伏蒙示諭一字之失仰見忠告之嚴誠當如此也伊川于濂溪若止云少年嘗從學則無害矣康節之學豈敢輕議所以舉和靖者正欲明從遊兩字太重耳東坡初年力闢禪學如鹽官縣安國寺大悲閣記省記不分明其中引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之類其後讀釋氏書見其汗漫而無極從文關西等遊又見其辯博不可屈服也始悔其少作于是凡釋氏之說盡欲以智慮億

度以文字解說如論成佛難易而引孟子仁義不可勝

用子由又有傳燈錄解

原註見集中

而子由晚作老子解乃

欲和會三家爲一此蓋氣習之弊竊以爲無邪心謂其不知道可也君欲指其失以示人則如某事某說明其不然可也若槩而言之以與王氏同貶恐或太甚論法者必原其情願更察之也

又

別德寢久邈在天末無復講習之益豈勝勤仰去秋上狀并納所寫李先生墓誌不知已到否春氣清和恭惟

尊侯萬福便中再辱書誨良以慰荷示諭蘇氏之學疵病非一然今世人誦習但取其文章之妙而已初不于此求道也則其舛謬牴牾似可置之濂溪先生高明純正然謂二程受學恐未能盡范文正公一見橫渠奇之授以中庸謂橫渠學文正則不可也更乞裁酌李先生墓誌寫得甚草草其間有謬誤處請徑爲改正也論語集解序益簡當所恨不見全書耳蜀士甚盛大率以三蘇爲師亦止是學其文章步驟至于窮經攷古之學則往往闕略未知究竟如何橫渠先生之曾孫流落在蜀有的便納去幸爲審訂也

又

某承乏無補重以目疾廢事丐祠未獲當再請也種種非紙上可究應求秉政足爲治表未知其得伸志否僻遠如坐井底報狀大率兩月餘方到惓惓此心終有不能已者查元章明敏時得相見稍慰寥落此外惟王龜齡張真甫通問爾某拜問尊夫人壽履康寧以次眷集均福有所委令願聞之邵康節子孫大抵不取二程蓋

私意也邵公濟作聞見後錄有一段謾錄呈不知果是伊川有此帖否又伊川集中論殺薄昭事元晦以爲何如

又

丞相云嘗作書相招又以堂帖促行蓋自得止已手帖後寂無嗣音不知君子之行止如何朝夕勤仰夏暑雨恭惟德履禔福元晦當一來似無可疑若既到之後或有未安又在我矣要之自處旣盡然後可無愧于道也願以此道爲準不必過爲疑慮某疎拙最無補猶覲未

罪去間或得瞻見于此以展發所欲言耳

又

某奉祠如昨第目昏殊甚稍勞勩卽或全無所見也又徧身疥癩坐臥不安疾病如此未始寧息而離羣索居了無進修之益朝夕愧懼西銘通書兩書當置之座右以求所未至竊謂體用一原顯微無間東西二銘所以相爲表裏而頃來諸公皆不及東銘何耶前蒙示諭于平易處蹉過益見體道之功久而日親道無遠近高卑之異但見有不同爾然方其未至也雖欲便造平易而

其勢有未能者曾子聞一以貫之之說因門人之問而曰忠恕而已矣蓋其見得明白行得純熟如飢食渴飲非有奇異也每念此事非億度言語所能及尙幸時有以警發其愚陋也陳明仲篤志爲善甚不易得其當官諸事想能書中詳言之但可嘆惜爾

又

某屏居如故第目昏益甚亦良苦也許寄楊文靖胡文定帖甚幸朱公挾帖見令摹本別寄納伊川先生文字亦遂旋據檢到者送伯恭矣婺州所刊橫渠集近方見

之前此所得本亦寄他處忌日之變見呂和叔集蓋必傳之橫渠也塵史所謂者更看伯恭報如何敬夫正月間一病甚殆今雖良愈尤當加意調護要須止酒乃善也

又

某兀坐荒山惟日瞻仰奉八月二十八日賜教慰荷無量冬寒恭惟進修有相尊候禔福某諸僅如昨雖此閒居略無進道之益每切悚懼思見君子尤不能已也太極說旣欲指示人豈免剖析然其理則一而已矣無可

疑者上蔡所學精到文詞又足以發之每服膺焉來教所諭誠然此學之所以不可已也竊承有修言二書甚渴見也易傳後敘傳易堂記俟更檢討別拜聞次陳明仲家事初不之聞當作書報之也

與黃岡人

比因還介上狀當卽呈達今因妻兄專詣門下復附此紙此間哀苦窮愁寥落之狀可問而知不重說也內外食口亦四十人因讀信天緣堂記所謂世間寧有一門同日困于無飯者天之所賦自應不闕先生之言端不我欺旣以自解復借之以止兒啼而解客嘲也無由瞻見惟乞倍萬珍重卽還禁塗以慰上論不次

與呂叔潛

某承乏如故第冬春久旱奔走祈請終未見效不勝悚恐也魏公再相雖出獨斷不知能行其志否種種似未免俯就雖古人有之亦已難矣兩月之間竝未見其施設必有所甚重者徒令善類嘆息瞻仰而已季文竟去亦失于見幾不早爾舍人恩澤事僅得季文書魏公欣然以爲當還切須及時料理也伯恭今安在兩日前作

書託韓無咎附便亦只是報此朱元晦到此一月而歸其學問精進所養益厚所謂日新而未見其止也恐欲知故及之妻弟與尤延之皆欲來此久未聞近音

與喻玉泉

原註玉泉在蕪

前所說王晉老大夫不待按脈而知人病者近得延平守相見論病甚有理蕪州黃梅村中有周先生者異人也江州祁居之尹和靖之高第嘗患鼻中時有碎骨出周云乃飲甘棠湖水所中以生薑為末服及一秤則此病自愈已而果然問之云水有屍氣觸其骨飲此水為

氣所薰鼻先聞之所以有此病惟生薑性烈可以入鼻久之乃能蕩滌諸穢所以能愈也其他異事甚多更無取于人王晉老亦稱之遠方乃有此人豈易得哉辟親之事恐未須忙前日見二公卻忘記說鄰人聞人刪定其子為張晉彥壻云晉彥留之他日欲送安國往成親也向說沈洵者今亦為晉彥壻矣

與張真甫

某承乏無補日懷愧悚仰望超然遠引之舉如樊籠之羨雲霄也馬船事前奏尚未下既而騷然煩擾益悔所

論之不切比復再論副本謹錄呈聖人所謂汝弗能救與是誰之過者其敢逃罪也耶李竑新州編管虞參政知建康王瞰春官直學士院程叔達丁憂塗中想亦自見報也

與何運使

論語集解得以細覽不專己見不尚文飾而惟其義理之當尤以嘆仰頃承諭及文中子嘗見司馬溫公行狀言有文中子補傳一卷北方得之謹以錄呈其所去取大概略盡矣此外如云楊素李德林見之類尤爲可笑

論語于三家必云季康子孟懿子之類必稱孔子對曰蓋貴貴尊賢其義一也安有身爲布衣而于當時之執政而曰素與吾言德林與吾言云云耶

與陳樞密

某疎拙無取謬當闕寄之重曠日持久寂無報効疾病侵凌愈難黽勉怨仇叢聚理必顛躓力丐奉祠未蒙矜察仰惟樞密知院知照素厚倘得借以餘論使某得免于罪戾遂其分願而去亦所以爲國計也幸甚幸甚廟堂登用正臣中外拭目以觀舉直錯枉之政然右府之

事亦固有不易爲者竊謂如劉賓之龔繹之劉子駒縱未還朝豈宜久置閒散朱元晦直諒多聞然已除武學博士今若更除都下一差遣其人必有以報補知遇裨贊盛德馮圓仲之家貧困特甚若得復官致仕庶幾不絕祿食猶可存活此皆善類所望于門下者前所稟任俊臣已蒙朝廷除知涪州矣蓋良吏也

又

遞中伏蒙枉賜誨翰仰見存眷之厚至于詢訪時事委曲周密又見所以任重慮遠之意此不獨某所當拜而

賀也天下幸甚蜀中人才有張行成者頃嘗薦之蒙召對除郎中兩月引去今知潼州府其學博而尤邃于易其才高而尤長于理財賦毅然有捐軀徇國之志惜乎朝廷用之不盡也然其人老矣不能復遠出若就四川有重難職事付之必能稱辦又有左朝散郎前潼川府路轉運判官李燾某近嘗以其問學行義具稟必已仰徹鈞聽如此人者非獨蜀人未易多得也蜀中監司郡守闕員除已奏聞外如張待制震正是精力強明之時而退就閒地殊爲可惜又有左朝請大夫郭印老成詳

練恬靜有守士論所推重雖年垂八十而精力不衰尙可用也財用不足今日之大患竊見朝廷命令更易非常暗所耗失自不爲少只以四川論之如乾道元年令宣撫司差兵五千于鄂州防秋到未數日又復發回原所調發往來津遣犒設沿途供億之費不知幾何矣又于總領所取鐵錢百萬貫欲應副兩淮先發十七萬船脚之費居其大半尋卽罷之近日令制置司抄造錢引紙工料之直約二十三萬貫有奇起綱糜費在外今又以無用令罷矣推此類言之若審于出令亦節用愛人

之一端也民力困竭矣而建言者每爲培克之請州縣匱乏矣而當官者競爲羨餘之獻皆非治世美事孰若治其本而末自應乎自古南北分爭事變非一未聞北人浮海用兵者惟金人獨出于此亦是多爲岐路以困吾師蓋彼視民如土芥初不計其死亡也使其無膠西之敗遂能深入亦送死耳凡海船之來必候潮然後能入港易舟然後能登岸誠有強弓勁弩乘高據要以待之可使坐斃也若海船不用其所省當以百萬計矣武學博士朱熹不知鈞慈有以處之否衆人之諾諾不若

一士之謬謬也伏乞畱念某頃在東南所聞蜀中事今既親見乃知所聞謬誤多矣大理陳少卿既親見又詳審其心公平乞詳細詢之庶得其實蓋有非書所能盡者吳宣撫二月二十一日急召其二子知利州綿州者既傳其所苦已自安然二子尙未回任也某仰辱下問輒此縷縷上稟僭易知罪

答李仲信

某蒙恩兼職翰苑尤非所長方力具辭免也示諭益以愧悚酌古要論舟中得細觀議論宏博筆力雄健欽嘆

無已其間鄙意有所疑者輒具別紙竊謂文章之用不過敘事與明理而已理中有事事中有理然事必得其實理必得其正東坡以言語妙天下而制科文字或未免語焉而不精擇焉而不詳如賈誼一論謂當先交絳灌使其不忌然後舉天下惟吾所欲爲安有立談之間遽爲人痛哭者賈生痛哭之時則灌已死絳已之國矣此非其實也先交絳灌而實欲取其權此非其正也致使王荆公得以藉口故區區既竊嘆仰又願審處之必蒙照察也其餘三編續奉報

與呂子厚

某方念不獲嗣音伏辱書誨慰荷無量正獻文集等跋語殊愧不稱昔嘗聞于紫薇舍人以爲伊川祭文最能明正獻之心者區區輒述所聞然精微之際未敢謂僅能勿失也垂諭過厚尤以悚仄匆遽上狀不能逮意尚幸裁照

答蘇仁仲

某竊惟年德之高而經緯本末足以表式斯世言論風旨足以開益後來顧乃僻在一涯超然物外蓋識者所

共嘆息才難之患今日尤甚時而出之政恐不免耳丙辰時議高識卓見者燭照數計三十餘年間效亦彌可睹矣而談說者云云猶如故況在當時乎聽察之間所繫大矣益可嘆也示諭改奏文字大抵吏文稍涉疑似必取決于朝廷不然雖徒決無益蓋近例如此所以不能專其他曲折有尺書所不能盡者殊爲愧悚

與李運使

某山居絕無外事可以一意觀書第目昏日甚殊相妨也又聞頗苦目疾此中年嘗患而應辰特甚耳沈存中

方每日用白湯沃洗勝于服藥不知曾行之否邊報竟如何目前未見其可恃以無恐者但幸其無他耳仲秉繳還曾覲詞頭尋趙舍人歸遂行之却不報行也敬夫中批知袁州次日除鄭藻儀同文潛殊不曉第恐亦難久也賢良召試辭免文字極得體第恐命再下亦須一出耳幸望審處之墾田之議頃于邸報中見之頗訝其首尾不貫穿今得見全文甚幸乖崖堂記所謂發潛德之幽光非可爲淺見寡聞道也大抵實錄乃王欽若主之如澶淵之役竝不及寇萊公一字而其自辨處甚悉

也永叔原父等文字多奇絕處方欲謀一定居之地盡哀集所有藏之他時可錄寄也

答劉樞密

垂諭力陳時事非特以退爲諫而已尤見所以非苟然者昔韓忠獻與司馬文正公書云竊聞執事以宗社生靈爲念懇辭樞弼必冀感悟上意大忠大義充塞天地橫絕古今蓋世人但知溫公辭官之爲高而忠獻獨明其心也比者時事紛紛更見先知之明衆益嘆仰矣某素辱知照尤不勝拳拳之誠屬日昏日甚沃洗數百遍

僅能勉強執筆不能詳謹乞賜矜察

答梁子輔

伏蒙垂諭溫建二守曲折竊謂三仁夷惠之行不同而孔子皆以仁予之蓋本無私心各行其志不足以相非也三仁固更相爲謀使夷惠而同時則亦必以心相知矣如進不隱賢必以其道不以三公易其介又自謂直道而事人則其和也豈苟同而已哉孔子之于夷惠固無可無不可然而旅泰山伐顓臾則責由求以不能正救蓋有不得已者矣惟發于誠心以敬君愛民爲念而

不敢有一毫顧恤毀譽計較利害之心以盡人道聽天命可也天下之禍固有養成者亦有激成者西漢張禹孔光之流阿附唯諾專其身謀以至大盜移國而莫之誰何此養成者也東漢之君子必欲與小人立敵終于俱傷兩敗而國隨以亡此激成者也然則爲君子者豈無中道于其間哉伊川先生嘗曰中則正矣正未必中也世蓋有正而未必中者不可以其未得中行而謂之不正也正未必中學者所當玩味此語體究此理以常自省察某愚陋衰惰蓋惴惴然恐不及者乞賜指教幸

甚

答尤延之

蒙喻劉陳二公此皆一時宗師尤難措詞頃嘗問呂居仁丈神宗實錄張天祺張橫渠傳殆非尋常文士所能作呂丈云此兩傳皆是范純甫自做他人豈易及此天祺傳言新法之害當與王安石分受其過橫渠言乃攷索所至非默識心通今此二公恐亦類此輒以所聞謾錄呈上舊見范忠宣王正仲曾子開皆云元祐間有朋黨之論忠宣辨尤力錄歐陽公朋黨論以進忠宣奏議

言行錄皆可攷然竟不知何人爲黨論其論指何事也後得一書曰元祐密疏者有劉器之一章分王安石呂惠卿蔡確之黨各具姓名于其下方知忠宣所爭者此也器之盡言集亦不載此章元祐密疏李仁甫曾借去錄本畱史院恐須載併及忠宣所論于傳末瑩中再作四明尊堯集爲悔過之書以寄器之器之答云神宗未嘗師安石安石豈足爲聖人昔旣稱道如此今乃置之僭逆悖亂之域是非去取有非鄙拙所能曉者然事君行己苟亦無憾而今而後可以已矣事君行己等語蓋

亦察其心也又有書與楊中立以爲不辭一身之有過願成來者之無過楊答以賢知過之則道不明不行安能成來者之無過乎因及禹稷顏回事或出或處皆當其可耳瑩中齒長而答書以先生稱揚之復以書辭避瑩中云先生指纓閉以救其惑謂纓冠閉戶龜山及了翁集其書具載可攷也此兩段合載于瑩中傳末視黠無怍欲改作于黠無怍道固如是不由外鑠其下欲添兩句云視彼汲直如玉而琢

與方叔興

聞旣還蘄春諸況安適大抵學問之道止是揆于心而安稽于古而台措于事而宜所以體究涵養躬行日用要以盡此道而已若家務人事以至應舉從仕皆不相妨叔興用心于內當益有日新之功也賦兩篇甚有工夫處然須廣看前輩諸作取其所長盡爲我用方能從容中節也有問鄭毅夫作賦之法鄭云亦在乎熟之而已歐陽公言爲文須是看多作多講論多蓋此雖小技亦須功力到乃能精爾

與呂伯恭

首夏清和恭惟勉就吉制哀慕未忘百神協相尊候萬
福想臺移趨覲朝廷亦必循例以舊物招致不知何以
處之當豫有定論也伊川文字編次如何向所納去者
有可取否近檢得伊川與富韓公之子書又尹和靖答
十一丈書皆錄呈橫渠集元晦頗以爲未盡會再理會
否集後有溫公帖偶有呂和叔與明道帖正是答溫公
所論今亦同往也敬夫雖不得書而聞所苦良已要須
止酒爲善耳近有以其所論兩樞之章而稱門人題跋
者刻板散布頗亦上聞亦知之否承屏居明招益復省

事但書問難通爾

文定集

卷五

三 陳嗣龍校

文定集卷十五



